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九十三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訓詁之學四 漢學派一下

州判洪筠軒先生頤煊

下

父梓

兄坤煊

遺文

重建曝書亭記

筠軒文鈔二

曝書亭者秀水朱竹垞先生之所建也按先生曝書亭文集亭舊在嘉興梅會里苻谿詩集序云予十七避兵夏墓旣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曝書亭著錄序云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六遷乃定居

梅會里里卽先生之所居也先生所居本以竹垞得名有南垞北垞垞之中有池四面皆種竹先生詩云垞南宜得翠筠看上番移來近百竿昨夜疾風吹拔木老夫差喜竹平安蓋指此也池之南爲曝書亭亭藏書凡八萬卷著錄者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是卽高士李君之所贈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之所借鈔者也亭之建雖不知勦自何年觀集中載曝書亭絕句曝書亭得孫學士都下札詩大抵在歸田後所作鴛鴦湖櫂歌注云余近移居長水之梅谿父山在其北橫山在其南著書硯銘云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可以得亭之概矣亭久就圯嘉慶丁

已秋阮雲臺夫子視學至禾中指俸重建于是賢士大夫交相歌詠傳爲盛事一時曝書亭之名復新噫人生泡影耳亭臺花木頃刻化爲煙雲惟書之名能爲不朽孝經援神契云書者如也釋名云書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也嘗見世有富厚之士每不屑致力于書卽或勉存度閭而非其性之所好不再傳蟲殘鼠齧又安望有人從沒世後緬想其丰采而爲之重建其庭宇耶先生承文恪公之後詩文爲本朝大家越今百餘年其風流猶在故卽有宏揜羣雅之人爲之尋訪故跡修葺舊居則此亭之興廢蓋早視乎其人矣聞梅會里當先生時有周青士篋王介夫劄范遵甫路朱近修一是

王千明訪沈山子進李振公麟友皆以詩鳴朝夕過從  
故居皆與曝書亭相近倘有好事者爲之搜訪遺迹附  
祀亭中俾得于風宵月夕之下吟咏其閒亦大韻事也  
是又不能無望于禾中諸君子云是爲記

南宋中興四將論

語有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南宋建炎初年  
金人背盟二帝北狩東南不絕如綫高宗以中主優柔  
牽制卒能成中興之業者將之力也世以張韓劉岳爲  
南渡四將而史以伯英爲冠考本傳伯英握兵最早江  
淮羣盜半爲所平號爲張鐵山其勇健有過人者苗劉  
之亂伯英首先勤王劉平叔以所部至伯英卽釋舊憾

韓蘄王來自海上伯英喜不自持以劉寶兵二千借之始克奏臨平之勦盡忠報國方之韓岳曷有愧焉劉平叔律身不嚴馭軍無法雖爲當時所詆但世爲名將一時將卒多出其門故職掌兵枋得與張韓鼎立觀其援汴京討李成苗劉爲亂獨憚平叔其儒雅亦可概見惟黃州之役馮楸貽書請選精兵伏其歸路可使匹馬不還平叔不能用此則其大謬也韓蘄王精勇絕倫大小凡百餘戰未嘗敗北金山之扼兀朮請哀大儀之圍撻孛授首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岳鄂王天畀神力智勇兼全而又忠義性生激發士卒故所向無不披靡郾城之戰何減于昆陽突圍楊么之擒有過于雪夜入蔡

韓岳兩軍對峙金人不敢窺江淮以南者正天之所以  
限南北也所惜者蘄王相持黃天蕩四十八日兀朮鑿  
渠通江蘄王不覺鄂王師捷朱仙鎮兀朮欲棄汴京金  
牌之召痛哭班師功敗垂成業隳一旦後人或有議其  
不妨從權者然此亦天意不可以此而語純臣也故論  
中興四將戰功當以韓岳爲第一張次之劉又次之史  
之所次張居韓先岳在劉後考韓宣和中平方臘雖已  
從王淵有功而高宗任用終不及張故高宗敕張俊曰  
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又張韓劉  
同以建炎中授節度使岳至紹興四年始授清遠軍節  
度使且岳在諸將中年最少故居四將之末然則此四

將之次以位望論竝非以人品與戰功言此又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

孔安國獻古文尙書辨

筠軒文鈔三

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閻百詩謂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與安國遊記其早卒應不誤漢書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安國卽二十餘歲爲博士越三



十五六年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死其年已五十七八  
且望六矣安得爲早卒乎朱錫鬯謂世家稱安國早卒  
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  
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因據荀悅  
漢紀作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近儒多避其說顧煊竊  
不謂然按漢書劉歆傳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于  
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歆傳習古文方欲建  
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官移書  
責讓太常博士其言必精審不苟史記自序雖云至太  
初而訖其紀載實及天漢以後故于李廣傳載李陵事

大宛傳載李廣利事衛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公孫敖  
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史記云安  
國早卒蓋視撰史記時爲早卒以明驪叩之尙存非卽  
謂其不壽而終也藝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  
考魯恭王餘傳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在  
武帝元朔元年其壞宅在元朔以前儒林傳云孔氏有  
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故兒寬從  
安國受業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迨至天漢以後始獻  
于朝故藝文志卽以武帝末繫之非謂是時始得古文  
尙書其所言與歆書正合故論安國始末當以劉歆班  
固所見爲最先信漢紀不如信漢書今僞孔傳序文大

旨亦本漢書唯添承詔作傳一段出于杜撰近儒因後人之作僞并疑安國之未嘗獻書毋乃其太過與是不可以不辨

蔡按漢書言魯恭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當在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耳至元光以後元朔以前乃其季年好音之時非初年好治宮室之時也自元朔至天漢凡二十九年又九年爲征和元年

漢置五經博士考

筠軒文鈔六

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

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武帝紀亦云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其前無聞唯後漢書翟酺傳云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儒林傳贊云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舉四經而不及詩以詩孝文時已立韓嬰傳孝文時爲博士轅固傳孝景時爲博士楚元王傳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三家之立皆在武帝建元前故傳贊中不復出也傳贊又云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

書宣帝紀云甘露三年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不言施孟劉歆傳云往者博士書有歐陽  
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  
易大小夏侯尚書又無大小戴其言皆與傳贊異按施  
讎傳梁丘賀爲少府詔拜讎爲博士百官表梁丘賀以  
宣帝神爵三年爲少府孟卿傳小戴以博士論石渠其  
立皆當在甘露前紀傳不書者略也宣帝立博士八兼  
武帝四故百官表云宣帝稍增員十二人詩齊魯韓三  
家不在數中後易省楊何故藝文志云漢興迄于宣元  
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不及楊左氏春秋毛詩  
逸禮古文尚書初立即廢故藝文志皆云未列于學官

退附於所立諸家之後後漢書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  
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  
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禮省后  
蒼春秋省穀梁又分公羊爲二其餘皆西京之制也

蔡按河閒獻王傳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  
博士修禮樂據此則河閒所立五經博士當與漢廷  
同唯毛詩左氏漢廷未立故傳特出之與此考乃未  
引及何耶

遺詩

台州雜詩八首

靈江遶郭傍寒流隔岸蕭蕭黃葉秋一片山城如畫裏

白雲深處是台州

白雲山在龍巖東

鈴閣高懸白日斜水雲迢遞足生涯清香不礙幽人夢

猶記平橋看藕花

宋州衙平橋荷花最盛

雙塢峻峭鎖碧苔幾時投筆向江隈前朝亞字紅闌在

引得遊人日日來

巾山雙塢舊有闌干明嘉靖中燬於火

春風落日子城西內外班連做畫題其道先朝有賜第

槐陰清晝子規啼

子城內外俱錢氏子弟所居謂之內外班賜第元時猶存

三絕長懷杜老詩尋春閒過廣文祠捏兒坊裏無人到

開盡蕪菁知不知

鄭虔居捏兒坊見輟耕錄

般若臺高綠樹遮孤僧相對只梅花庵中賸得殘碑在

剝落松窗字半斜

余近得錢松窗般若臺詩碑有疎梅何事門僧清一句可讀

秋光冷淡敞圍屏銀燭微銷醉後青欲看東南好山色

扶筇應上玉霄亭

曾茶山玉霄亭詩  
欲看東南未了青

王子尋仙去絕蹤三清宮殿白雲封當年提舉朱夫子

曾聽齋堂覺後鐘

宋天慶觀有仙人王喬祠  
朱子往來台州嘗主觀中

定州曉發

殘星猶在樹驅馬向西行野戍霜華重荒郊露氣清車

鈴連遠道寺塔迴層城我已栖栖慣年來不記程

阮雲臺師試台手篆鄂不館題扁以贈賦此誌感兼示

櫟堂

六經邈河漢終古亘長天緬懷羽翼輩議論高雲煙與  
子有同嗜黽勉晉魏前未能辨點畫敢道文字賢淮海



嘉業堂刊  
起哲匠風度何翩翩手扶天人學心參太古先  
綬羅及葑菲題字光茅椽灼灼夫移華耀采何  
新鮮愧我非等倫鄂跼徒相連人生一顧恩寵  
若鐘鼎鐫回頭思往事撫卷爲茫然

詒經精舍奉祀許鄭二君紀事

古人講學地厥名曰精舍後儒不考實反爲禪  
林借中丞妙稽古湖濱做臺榭諸生競勸學誦  
春而弦夏詩書旣聿陳俎豆欣薦藉南閣祭酒  
君說文光長夜司農百世師羣經斗牛射兩者  
家法同研求類吸蔗下士少究心實學多驚詫  
譬彼植嘉禾其志在速化遺經孔壁尊詒訓尼  
山亞助哉二三子絕業勉方駕

西湖柳枝詞

曼娜腰支一捻消銀牙碧管度春宵朦朧花影句吟舫  
總在紅闌第二橋

奉陪孫淵如夫子運糧北上舟中次韻

山翠迎人轉船窗對面開春飛花片至風送笛聲來渡  
口斜陽淡村前暮靄催一帆添畫意清眺重徘徊  
官舫遄行速連宵不計程雲移遮遠岸煙散見重城亦  
有高朋集時聞妙論生柳灣深處泊黃鳥兩三聲  
由靜海至天津

回旋潮汐暗通波堤上行勝映綠莎樹杪晴雲迎畫鷁  
垂楊一路酒旗多

竹籬茅舍水當門  
髣髴江南雨後村  
丁字沽前泥路滑  
桃花時節賣河豚

蒼嶺

蒼嶺高百重橫  
亘接天表嵯峨積累成  
峻極青未了我  
來向西行肩輿陟幽窅  
初如蟻磨旋忽作羊腸  
裊回頭驚險阻下步力  
探討陰崖足底生峭壁  
眼前小攀蘿歎累息觸石  
常恐倒須臾到絕頂羣山  
互迴遶發括數峰連台雁  
眾壑杳細雨正濛濛涼風  
自嫋嫋藉此盪心胸人生  
一粟渺

聽鸚鵡

春深山裏乍聞聲  
飛上桑枝弄語輕  
濟水北流空有恨

魯城東去最關情綠陰學士春魂逸絳幘書生舞態橫  
好待榴枝開遍後黃筌紈扇畫初成

教諭洪雪蘊先生枰附

兩浙輶軒續錄洪枰字雪蘊臨海乾隆庚子舉人官嘉  
善教諭著雪蘊老人稿 宋世榮曰雪蘊南沙五世孫  
也按行狀乃南沙曾孫非玄孫也淵源家學博涉羣書旁至陰陽醫卜  
之言無不講肄尤工於詩三子頤煊五子震煊並博古  
之士阮文達定香亭筆談所謂二洪者是也

先府君行狀

洪頤煊撰

筠軒文鈔六

府君姓洪氏諱枰字世持號平木晚年號雪蘊台之臨  
海縣人洪氏南宋時自鄱陽分支居縣西鄉下塘園至

國朝始遷居府城大營巷高祖諱若皋順治戊子舉人乙未進士歷官戶部湖廣司郎中擢授福建福寧道按察使僉事曾祖諱熙揆廩貢生鎮海縣學訓導事蹟俱見省縣志祖諱承濂郡庠生以府君官贈修職郎祖妣周太孺人早歿繼配鄭太孺人生子二女一長伯父諱松廩貢生歷署樂清臨安縣學教諭次卽府君府君甫二齡先王父棄世鄭太孺人熒熒嫠居府君幼多病時家方鼎盛伯叔中或有欺以孤寡者鄭太孺人青燈獨夜對府君而泣府君亦泣府君性穎悟旣長善屬文乾隆壬申補弟子員每試輒冠軍鄭太孺人曰台州僻處海濱見聞有限吾聞天台齊息園宗伯海內大儒也

主講杭州敷文書院汝兄弟盍往師之府君遂偕伯父  
從宗伯游前後凡七年宗伯嘗題府君采芝招鶴圖云  
子主講松岡諸生來請益者悉以舉業次則以古文詞  
能以古聖賢爲己之學者惟生一人而已乙酉府君以  
選拔貢成均出武進錢文敏公維城之門丙戌入都

朝考取二等第七名引見以教職用戊子選授新昌  
縣學訓導新昌與台接壤板輿迎養庚寅二月初八日  
鄭太孺人六袞壽辰有司先以節孝請旌奉旨給  
帑建坊部文適以前一日至又恭遇萬壽覃恩封典  
門下士稱觴者三百餘人咸以爲榮府君天性孝友旣  
之官悉以舊宅推讓伯父族中兄弟有以匱乏來告者

無不周給每歲命諸姪至署讀書從兄復煊甲午舉於鄉官廣西平南縣知縣鼎煊丁酉以選拔貢成均官龍泉縣學教諭最後從弟蒙煊戊申副榜官廣東廣寧縣知縣皆府君所造就也府君講析名理詞旨不窮凡有求以詩古文者操筆立就自晨至暮賓客門弟子闐滿新昌文廟就圯府君率俸修之衙齋廢壞詳請建造以及諸生月課朔望鄉約無不具舉學使王文端公杰方伯徐公恕中丞李公質穎先後爭欲舉薦府君皆以母老辭庚子春高宗純皇帝南巡浙江府君奉委率領廢員迎鑾奉旨賞緞二疋府君卽以是年秋舉於鄉癸卯正月丁鄭太孺人憂乙巳服闋署安吉縣學教

諭戊申冬補授嘉善縣學教諭嘉善故劇邑每歲完漕糧時衿士與縣官持短長有四旗八總之謠府君至專以文藝課士凡諸生以訟訴者必爲之反復勸釋或有受屈抑者再三上請得解乃已在嘉善五年人咸懷府君之賢先是不孝坤煊姿質過人能爲詩古文府君鍾愛甚丁未居先妣鄭孺人憂今大興朱相國前視學至台訪得之己酉以選拔貢成均王子舉北闡發榜十餘日暴歿於京邸府君哭之慟自此意緒不寧又值上官某蒞任鶚張甚府君愈不樂遂於是冬棄官歸府君自少去家鄉中諸老徂謝府君向不諳家人生產以及世俗鄙瑣時又值宵小交乘家難累作而府君處之怡如



也暇則爲山水之游酌酒賦詩流連竟日閒有來問字者亦復從容應之丁巳阮雲臺閣學視學至台不孝頤煊震煊以治經受知庚申閣學以少司農撫浙建謁經精舍頤煊震煊來往武林與海內通儒學士捧手定交府君嘗謂不孝等曰夫文詞者枝葉德行者本根未有本根不實而枝葉能茂者也毋以小善忘大業亦毋以虛聲墮實行汝兄弟其勉之府君性好吟詠嘗與茹古香庶子邵瑤圃戴東山太史曹仲梅倪韭山廣文倡和然不欲以詩自鳴新昌蘇明府解餉回任邑中父老有綵帳之迎府君題語云三春花雨重攜鶴百里笙歌早入雲袁簡齋先生見之大相擊節錄入隨園詩話不知

其爲府君作也尤嗜書畫鑒賞無毫髮差家中藏書皆  
府君節俸所得或典衣買之晚年兼好形家言所著有  
雪蘊詩鈔六卷藏于家府君以乙丑閏六月初六日寅  
時終于正寢距生於雍正甲寅九月十四日寅時享年  
七十有二配鄭孺人貴州貴陽營參將諱有得公女沈  
靜寡言事節姑以孝聞乾隆丁未正月初六日辰時棄  
世詳見坤煊哀誌子六人長師煊國學生嘉慶辛酉二  
月初五日歿娶朱氏次坤煊乾隆己酉拔貢壬子順天  
舉人壬子九月廿二日歿娶沈氏次頤煊嘉慶辛酉拔  
貢娶葉氏次革煊候選從九品娶傅氏次震煊台州府  
學優廩生娶沈氏繼娶陳氏次坎煊臨海縣學增生娶

趙氏女二人長適國學生金鼎元次適邑庠生許瑛孫  
十三人長瞻圻臨海縣學增生娶黃氏次瞻垣娶李氏  
瞻壇瞻埇俱師煊生坤煊無子以瞻壇承嗣瞻墉聘朱  
氏頤煊生瞻臺瞻陞革煊生瞻堪瞻坵瞻塾瞻境俱震  
煊生瞻壁瞻瑾俱坎煊生孫女十二人曾孫二人用錫  
賡錫俱瞻垣生嘉慶丙寅正月葬臨海縣西鄉二十五  
里金竹山之原不孝頤煊謹狀

遺書

雪蘊老人詩稿四卷

遺詩

送阮篤庵歸黃巖

按篤庵名培元乾隆己卯舉人

委羽山頭芝草長鐵鎖高懸三百丈歲歲望君歸不歸  
三花空自開如掌憶昔追隨萬石岡酒家買醉論侯王  
此時意氣貫瑤斗攜手往往看虹光鐵網珊瑚盤不得  
明珠江海沈雲黑世上何人九方歎雄心不復嗟驥櫪  
只今涸轍無縱鱗蕭蕭華髮滿頭新天涯回首清游處  
應憶靈江釣石人

宴海樓將軍歌

將軍鐵衣花繡紅將軍鐵乳珠嵌胸百年無事臥橫閣  
有時一擊成大功聖祖御極十三載耿逆縱橫恣頑  
凶一時倉皇奈豕突遂令猿鶴驚沙蟲樓船橫海苦相  
向鐵撾幾敝勞元戎將軍特起架飛木位置妥帖當城

東霹靂下吼山岳破電光歛霍金石鎔螻蟻穴處盡糜  
爛骨肉碾作塵濛濛須臾霧埽鯨鯢竄海天一碧摩青  
銅旌旆悠悠漾落日饒吹隱隱鏗長風吏民仰視競歎  
息卓哉真勝百萬貔貅雄凱旋上奏天顏喜幾人王  
侯誇增封將軍不語獨韜晦風雨城隅潛蛟龍但願天  
河長得洗兵甲將軍不妨老置寂寞蓬蒿中

孝廉洪地齋先生坤煊

附

國史儒林傳稿洪頤煊傳兄坤煊字載厚早慧好讀書  
才氣奮迅精訓詁之學亦能爲古文詞充乾隆五十四  
年拔貢生五十七年舉順天鄉試榜發十餘日而歿朱  
珪賦詩惜之著地齋詩文鈔

昆季別傳

洪頤煊

筠軒文鈔八

第二兄諱坤煊字載厚一字地齋少時性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二侍先君新昌學署邑有楊思萱孝廉負博學名一日來謁縱談今古其鋒銳不可當兄適在旁知其誤厯引經傳以折之楊駭曰此子胎髮未燥英氣逼人將來定成偉器遂下席致敬及壯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兄才情敏捷下筆千言或有來問字者雖倥偬之際十餘藝頃刻立就是以同輩咸畏服之乾隆丁未大興相國朱文正公視學兩浙先以詩古文觀風課士兄課藝已就適丁先母憂因以卷畀伯兄某及公按試曰此卷非汝所作問教官洪氏讀書以誰爲最教

官舉兄名公曰何以不就試曰有服公卽命次日特試以擬成公綏嘯賦謝康樂遊赤石進帆海詩公覽卷大喜問何時服闋兄對以明年三月公曰我卽三月按台汝當可就試也兄因得以己酉選拔貢成均庚戌入都卽館公家命課諸孫朱蘭石觀察朱潤齋州判皆其弟子也 朝考初取二等第七名覆試下第兄在京文名噪甚國子監累試第一法時帆祭酒刻其文入成均課士錄壬子應順天鄉試中式第六十四名舉人榜發十餘日暴歿於京邸年三十三房師何蘭士先生以詩哭之所著有地齋詩鈔四卷

孝廉地齋洪君墓碣

太平戚學標撰

鶴泉文鈔續選

君姓洪氏名坤煊字載厚一字地齋余同年友嘉善學  
諭名枰號雪蘊仲子於諸昆弟行居七因呼洪七洪世  
籍臨海自君高祖南沙公起家進士官按察司僉事懋  
德昌後代有聞人君父學諭君由乾隆乙酉拔貢生

廷試二等選新昌司訓中庚子南榜舉人轉補今職而  
君亦於己酉歲選拔入成均庚戌 廷試高等不果用  
次年壬子捷北闈君聰敏強記爲學諭君所器自少常  
攜侍左右所授經輒能通曉其意不欲以尋常舉子業  
小就君多市古籍聚一室令朝夕遊覽其中久之淹貫  
百氏下筆著論常灑灑千言新昌名士楊君世植自負  
其學暇輒詣學諭君縱談今古君從旁出不意屢屈之



楊駭服語學諭君仲郎胎髮未燥英鋒逼人如是他日  
充其所得開門延敵雖百諸葛景春當使面縛銜璧求  
束手於軍鼓之下如我輩故當作趙卒坑之時君年十  
四五耳二十游邑庠試冠其曹補博士弟子員己亥庚  
子兩試於杭俱不利然學愈進名亦愈盛遠近求文者  
爭造門歲丁未今大中丞石君朱公視學兩浙至則聞  
台臨海有洪某者故異才按郡時頗欲物色得君適君  
丁母鄭孺人艱不及與諸生試乃命校官強起居卽堂  
上具紙筆試擬成公綏嘯賦一篇文一道詩二首中丞  
大歎賞命錄所作詩古文進益歡然謂得君晚面詢君  
服幾時闕科試屆選拔期吾特爲生緩來令得試生勉

之聞者咸謂誠待士異數也既貢於京師卽館中丞家  
搢紳先生知君者交口爲延譽國子生千餘人君試輒  
居首用是深爲司成汪公所重蔡按汪當作法時祭酒法時帆秋試時  
比部何公摸索得君卷謂必南中名士榜發果然由是  
君名益大噪顧不半月而君病病而遂不起矣乾隆壬  
子九月二十二日也君生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又長理  
劇一切家務常代學諭君經畫族人有事多得其主持  
平日學問弟兄一堂自相師友君選拔之日君弟顯煊  
試府庠第一震煊入縣庠亦第一從弟蒙煊以副貢生  
錄科又第一皆君手所造就者有才如此而天促之年  
僅三十三而殂嗚呼何其不幸與君之卒在京師打磨

廠范宅父兄妻弟皆不及訣又無子加不幸焉中丞方撫江南其公子某哀君旅殯爲醵金送柩歸余亦走辭之沙河門外今年學諭君書來謝并郵君詩文一冊委點定且重以墓碣文相託余以如君者誠不可使無聞於後非獨學諭君之意爲不容以不文辭也旣刪存其遺稿稍次君生平文行大略而爲之銘有未盡者竝見其弟頤煊所爲狀銘曰

繫誰無才難其奇虎氣騰上孰遏之忽從鬼伯驂豹狸人之世兮非我居禍福欣戚纔須臾造化弄人眞兒嬉文章薶土無所施宵化異物光陸離

雜錄

洪生坤煊哀詩

并序集

靈石何道生蘭士撰

方雪齋

生浙之臨海人早慧好讀書精於訓詁之學亦能爲古文詞朱石君先生督學時所拔士也歲己酉貢入都秋試捷京兆出予門下相見甚喜乃榜發未弔月而生遽歿可哀也已哭之以詩

連宵細雨特惺忪無賴情懷賦惱公底事門牆太蕭索一株桃李折秋風

依稀曾記爾容顏忽訝緋衣已召還一世師生才一面君何命薄我緣慳

水調爭誇玉一枝文章曾受鉅公知如何孤館魂歸日

我尙逢人說項斯

生歿後一日予方知之

念爾高堂白髮新痛傳凶耗一傷神名經枉自參千佛  
爭似還鄉瑁璫人

雲衢才看刷修翎便遇罡風墮杳冥早識文章憎命達  
何妨白首老明經

聞君著作富三餘慘絕無人讀父書生無子寄語季方好

收拾莫將遺稿付焚如時其弟方同在京師

遺書

地齋詩鈔二卷

按是集始丙午終壬子共詩一百二十五首有王紹  
蘭黃河清二序及戚學標墓碣何道生題詞

地齋詩鈔序 蕭山王紹蘭

乾隆戊申己酉之間大興朱文正師視學浙江紹蘭與  
臨海洪君地齋同受知遇充選貢生檄至杭州書院月  
三試之明年入都師命伯子習之爲之主君名噪都下  
而簡靜沈默獨與紹蘭及習之听夕談藝意相得也紹  
蘭奉家書爲先太淑人縷縷言之先太淑人喜紹蘭能  
與端士友也又二年紹蘭舉順天鄉試與君同出何蘭  
士師之門時文正師巡撫安徽習之馳書以聞未踰月  
而君卒習之與紹蘭經紀其喪蘭士師哭之以詩所謂  
一世師生才一面君何命薄我緣慳者也其後紹蘭官  
閩中與君家聲息不相聞今歲六月紹蘭免先太淑人  
之喪將如京師見君弟百里於杭州以校定遺稿爲屬

惟君鴻覽周聞其於文章排冝恣肆天脫馬羈斯編不足盡君也然其中程試諸篇多充選貢時所業聯襍操觚宛如曩昔而君草宿木拱垂二十年文正蘭士兩師先後俱歸道山習之去年又復殂謝紹蘭煢子之身抱終天之疚將來卽能再友端士如君者已無可奉書而屢告矣此紹蘭所以展卷三復觸緒顧景而不禁潛焉出涕也嘉慶辛未六月旣望年愚弟蕭山王紹蘭序

又序

黃河清潤川

嗚呼此予亡友洪君載厚之遺詩也予距載厚居甚密其兄又爲僚壻顧不甚相知迨予再出而載厚先以貢入成均留都下始相與過從議論往復一時親朋無逾

之者蓋洪氏自南沙觀察以來流風未沫而載厚負雋才受知於學使者朱石君先生名籍甚旣至京師聞見日廣又垂翼後客氣盡銷憤發以求古人之精意而後所詣一大變故與予相見恨晚因各出所業相質正其視舊作有遠過之者今所存詩可覆按也載厚遂以是年登順天鄉書予在宜春聞之方深喜其可繼觀察而起寧料其卽爲桑榆之收也哉丙辰其弟養正從其座主鄒曉屏先生視學至袁州出載厚詩一巨編屬予點定而爲之序且將以聞諸石君先生予繙之終卷則多予在都所見者稍益以家居作止什之二三然在都與予答贈詩皆不存則其軼去者不少矣予久廢學念亡



友勤懇之意其弟輩又欲爲傳之不可辭因轉以質目耕徐文則謂其應酬感遇諸篇多可刪至其長詞短詠勃勃有生氣爲近人所大難并爲題詞有云天若慙遺詩更老石屏安得擅宗風其愛惜之至矣予無以易之遂爲簡得一百餘首而識其日變之由俾後來才智之士知此雖小道亦必天人交至而後能進於古又以痛載厚之方進未已而齋志以歿是編存庶無負亡友卽無負石君先生之知也爰書以復之而歸其書嘉慶元年冬十月同邑姻愚弟黃河清拜題

遺詩

從兩浙輶軒錄存四首

白牛居士跨犢歌

一封莎草平蕪色江南十里春如織青楓涇畔夕陽時  
跨上烏犍人不識水田漠漠烟濛濛輕蓑短笠嬉涼風  
東郊雨晴泥路滑四蹄踏破花蹊紅萬言獻罷歸來早  
熙寧新法太草草遠傳風教憶河汾桑麻自占溪流好  
南山白石清水寒何人長夜歌漫漫黃昏飯牛飼轅下  
明日橫經角上看

王南陔困學說文圖

昔聞昌黎言讀書貴識字頗嫌揚子奇肯趁羲之媚六  
書掌保氏建受各殊類形聲遞相益子母巧乳孳中間  
籀篆更鉗赭佐徒吏引斷法律紛掇拾詩書棄卓犖祭  
酒君虎觀首諮議遺文搜篆刻破體別真僞譬彼日月

懸手攬羲娥轡陋儒趨簡捷此語魏晉記法創鍾氏八  
聲困隱侯四龍蛇競飛舞意象轉凌次空迷菽麥分強  
校蛙蛤異殷勤戴魏徒躋駁抵一戲知君老蠹淫寢饋  
幾何醉野王篇已訛徐鍇傳猶繫是惟文字本豈直小  
學識何人擅畫手看識天和意圖編倚春風竹木鬱蒼  
翠想當研究餘萬象森構備髣髴浚儀翁家學此未墜  
菁華洩元苞疏鑿發深邃金石坐刻畫藝苑行騰吹我  
今纔識丁墨汁飲猶媿他年載酒訪膏馥乞漑漬

射虎石

將軍射虎如射石氣涌神竦鳴霹靂將軍射石如射虎  
貫胸洞脇骨飲羽是虎是石兩不知驚電陡掣流星馳

層崖疊巘夜崩裂山鬼拳縮潛噓噉射鵬壯兒驚欲死  
數奇歸報動天子高牙大纛竟何人蔡也爲人下中耳  
陰山刁斗靜不聞虎頭食肉徒紛紛酒酣卻遇霸陵尉  
夜行呵止故將軍

食茱作

我行來京師不了藜藿債夙聞白菜佳飽食抵蔥薤離  
離露下苗濯濯莧陸夬寒威與坎壓霜雪不可殺初爲  
龍頭縮稍褪鵝黃曬冰肌傲姑射玉骨挺衛玠鹽椒沸  
初下齋飯學禪派濃甘愜輭美清氣漱沆瀣勢侔玉版  
翁坐割燕吳界丰標雨不讓夷惠各和介生菹味尤絕  
香色漬不壞劇如茂陵渴大嚼哀梨快平生食肉腸羔

乳祇腐敗天教洗輩濁底事數蕘芥幸無團泥□正值  
連車賣犗嗟萬錢下寧止一嚮嘅江瑤吾鄉物舉念不  
須挂他日學圃歸臥看素壁畫

余家有畫白  
菜一幅頗妙

台學統卷九十四

黃巖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訓詁之學五 漢學派二

拔貢洪櫟堂先生震煊

國史儒林傳橐洪頤煊傳弟震煊字百里有雋名阮元稱之曰侍郎之後復見洪生侍郎天台齊召南也元修十三經校勘記震煊任小戴禮修經籍纂詁震煊任方言所刊書籍多經其手嘗謂太史公書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孔子去魯適衛爲誤定爲十三年春就以史記正之又讀夏小正鞠則見知鞠星卽虛星爾雅釋詁鞠盈

也盈與虛相反鞠之爲盈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且用  
夏正日躔以求昏旦絕無差忒因著爲說又辨禹貢降  
水非絳水鄭康成以淇爲降亦古文家舊說浙江卽岷  
江非漸江舉漢地理志郭璞山海經注以證酈道元之  
誤尤精選學在閩中時適重構三百有三士亭成酌酒  
賦詩叉手立就舉坐閣筆充嘉慶十八年拔貢生旣廷  
試貧不能歸入直隸督學幕中以微疾卒於深州著夏  
小正疏義五卷櫟堂詩鈔一卷石鼓文考異一卷

洪頤煊昆季別傳

筠軒文鈔八

第五弟諱震煊字百里一字

櫟堂少刻苦好學嘗讀書夜分以錐自刺達旦不寐每  
有所構思研求忘食不得其解不止及補博士弟子員

與余同以治經受知于阮雲臺學使檄調杭州肄業敷  
文書院時有大小洪之目戊午夏爲學使校經籍纂詁  
與臧君在東丁君小雅晨夕辨難臧君嘗歎曰大洪淵  
博小洪精銳兩君之卓識吾不及也庚申夏阮公以少  
司農撫浙建詒經精舍復檄調視學時識拔之士肄業  
其中余兄弟與焉弟試輒冠軍辛酉余拔貢而弟下第  
中丞撰十三經校勘記弟分校禮記人皆服其精審甲  
子冬邵楚帆少司馬視學福建延弟校文遂窮八閩之  
勝閒亦發爲歌咏弟性孤介嘗曰讀書貴自得何以名  
爲是以撰述頗寡癸酉周廉堂學使至浙久知弟績學  
因得拔貢甲戌入都朝考弟素精制藝又善楷書而



卒下第周大宗伯歎曰洪生之不獲雋其命也夫弟亦以此鬱鬱乙亥冬從杜學使校文順天卒於保定旅邸年四十六所著有夏小正疏義四卷楷堂詩鈔一卷

論曰余與弟游學武林對牀風雨每讀書有得輒共相拊掌及余辛酉拔貢壬戌入都應朝考報罷薄游山東館孫淵如觀察幕中凡七年弟亦作八閩之游甲戌余以直隸州州判分發粵東引假回里弟亦恩恩入都就試雲山迢阻見面遂艱今墓有宿草余髮亦斑白回念曩時兄弟之樂恆惓惓於懷因撰此別傳以見余手足之痛其所遭不幸有如此云

文獻徵存錄洪震煊臨海人少與兄頤煊俱有雋名補

諸生益篤志厲學儀徵阮元稱之曰侍郎之後復見洪  
生侍郎者天台齊召南也震煊嘗謂太史公書以魯定  
公十二年冬孔子去魯適衛爲誤定爲去魯在定公十  
三年春就以史記正之曰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  
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  
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  
在郊後明甚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  
路載弧韞祀帝於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  
去魯在十三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  
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

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  
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哀  
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  
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  
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在魯故  
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尙墮成乎惟史記於魯世家及十  
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  
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  
卽於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  
正月孔子去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  
不善讀此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誤已

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於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不具論也震煊讀夏小正知鞠則見卽虛星且謂用夏正日躔以求昏旦星絕無差忒著爲說曰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娵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於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

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  
昏旦星也其法具在於經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  
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  
室三十度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  
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於杓杓攜於寅衡殷於亥是  
斗柄縣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  
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於昏伏也三月  
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  
昴始以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  
戌則亢加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  
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於晨始見

五月日入戌卽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  
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  
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於  
申衡殷於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  
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卽初昏翼加酉翼  
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  
午則娵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娵訾  
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  
首尾厯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於寅龍角加寅  
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  
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

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於日心比於房而近於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卽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於酉則東井東上加於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於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於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歷七辰初昏營室南加於午及旦營室北加於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以經求經無毫釐之差上合於堯典下通於月令而自唐以來無有發之者何與其辨鞠爲虛星曰夏小正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

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註家皆謂鞠星卽柳星則見爲昏見震煊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按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於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正北向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



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躔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於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於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爲鞠星是也震煊兼習地里之學有禹貢降水考曰河渠書禹導河至於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

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  
至於大陸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  
漢書地理志於上黨屯留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  
海於信都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  
云禹貢絳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  
禹貢字作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  
絳二文是錯抑亦有戾於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  
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  
或作絳字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  
國下之絳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  
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其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

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卽爲降水屯氏河卽禹貢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顧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漳絳通稱謂降卽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旣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哉況地理志漳絳竝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二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按溝洫志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水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

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王橫所稱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隄稍高則淇水口以上隄下而地高可知此卽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卽太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稱淇水口卽鄭君所稱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卽鄭君所謂淇水自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爲降非出胸臆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又以浙江卽岷江非漸江下說曰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

說文浙字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卽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古無濤而浙江常擅濤湧雪山之目以龕赭二山下有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濬分浙遙通濤聲反

激海水上潮溯源直去則馴至於丹陽矣漢志云丹陽  
故鄣郡屬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  
曲江其義通也始厲胥母終凌赤岸渺尋途而合轍懿  
一葦之可杭枚叔之發若按圖焉浙江者浙江之支流  
其源出三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入海自石城之派後  
堙潮不通於故瀆且狎注於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  
漸江之岸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  
云漸江水出丹陽黟元誤黟下同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  
山海經引地理志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  
志云漸而郭引爲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  
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

三江皆大江其意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既以浙江爲  
大江必不更以浙江爲漸江矣鄭氏徵引山海經注不  
能訂正誤字更爲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  
知浙江之源實出於岷山無怪乎宋子京并欲改漢志  
之漸江爲浙江也又曾氏一貫論曰夫鬱草十葉爲貫  
錢貝十百爲貫然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  
數之終是故一貫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  
可知貫從母生從母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  
數羅縷道妙必絕慮於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於孤  
陋也實字從貫貫從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  
實旁通情矣周語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

子之言曰內思畢心曰□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  
談忠恕者實學之通義一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  
實功聞一知十亦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  
求是爲累貫夫子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  
以貫萬物謂之知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乎冥漠之鄉  
矯語從容荒忽乎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中  
之屯也上貫一木之才也上貫一草之毛也上貫一夫  
一貫與貫一殊情以貫與自貫殊致彼草木之無知故  
貫地以自然若人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  
酬酢則人已兩盡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  
語曰忠信爲周周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



下爲本一在其上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

二爲偶一

偶當作耦

三爲函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入八爲

六表出爲七分別相背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於十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周禮太史算器謂之中攷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蓋取諸此逸書曰先算其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函丈問荅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於備數故功成於篤實也顏氏復禮

論曰自農皇重卦天澤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煌煌乎丕天之大律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孝爲仁本禮爲仁文也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已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己詁爲身謂身任復禮之事同仁之量也故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

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復之初九故見稱於孔子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

善卽非禮知行卽由己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以此及天下仁孰大焉又性情說曰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性之欲卽情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己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

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  
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酆文茂記繁如春華  
者哉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  
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  
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與又格物說曰古人未  
有離學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  
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首  
事離學哉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捍禦近  
取量度是無益之事是已善乎唐孔仲遠之釋禮記大  
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已意先須  
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

曉成敗故曰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言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非關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大學一書反覆申明此意而已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

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  
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  
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  
紛紜辨難哉震煊性寡合習業詰經精舍與仁和孫同  
元蕭山徐鯤善嘉慶癸酉學使周兆基拔以貢成均旣  
廷試貧不能歸里入直隸學使幕在深州以微疾卒年  
四十同元字與人嘉慶戊辰舉人有弟子職注行  
於時徐鯤字北溟少補諸生卒年四十二

遺書

夏小正疏義四卷

按是書以宋傅崧卿所据關澮本爲主參用大戴禮  
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經文頂格戴氏傳低一格

自序

訓詁五



竄滋繁或移傳義作篇題或列經文於訓解茶莠致隔  
薦蔣一章滌凍擬刪寒日兩字不知也云之例動立云  
斗之名未悉焉者之文輒稱者古之倒至于雞粥粥以  
相呼蟲魂魂而欲動由胡而重煩其采菽糜而竟繼於  
經上屬下屬旣附會以顛連重字重文更任意而增減  
雉何取元烏重言黑二月擾寧有黍八月伏豈爲心此  
皆戴記之駁文奚煩校者之重訂今傅氏原本亦不可  
得世所通傳唯通志堂經解中刻本脫節闕書論文羨  
字又不免焉今爲讎校一主關本有顯係關本脫誤者  
始爲據大戴增訂其本可通初無違舛悉從關氏不援  
大戴何則關旣前傳戴有後校集賢藏板于今多見異

同政和原書別本竝存注釋有關戴二本竝脫無可取證者則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補之以大賢所定猶有可信也傳本有不注關戴之異而與今大戴板本不同者或係通志堂刊板之譌或係今大戴重校之改擇善而從竝注其下升經抵格以傳低行從陽湖夫子校本例也惟是經文簡質傳義奧深習其讀者已難通其說者卒尠不揣譎陋爲作疏義分爲四卷從傳釐也解必衷諸古訓說或資乎時賢但斬依傳釋經以希篤信好古不至爲向壁虛造之談竝盡黜不知而作之論違傳義者雖梁唐舊說必舉正焉鮮依據者雖朱金大儒不敢從焉恪守疏家之前規冀表行時之絕學音讀懼有

失真爲撰釋音一卷星躔慮其乖次併圖天象附焉非敢謂可持問世亦聊以自記所學云爾

夏小正注序

洪頤煊

筠軒文鈔三

嘉慶庚申冬同襄弟震煊注夏小正成以示頤煊頤煊讀而歎曰夏后氏世次縣邈典章散佚其書之傳於今者尙書而外惟山海經與小正爲二而已山海經詳地理小正重時令皆夏先王敬天勤民之寶訓然則後之讀是書者豈易言哉震煊通天算故解是書多創獲正月鞠則見戴震曰鞠讀爲噉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噉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噉在東方正月時也震煊謂鞠乃虛星之別小正凡一月候

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正月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  
參中斗柄縣在下者昏候也正月日躔在室虛東距日  
躔三十度故晨見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孔廣森曰  
此斗柄謂斗衡正在上謂正南也六月之昏尾中南方  
衡當尾故南指震煊謂斗柄恆指龍角五月初昏大火  
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  
斗加巳斗柄攜于申衡殷于巳是正在上也斗柄指在  
申申當西南隅故傳曰不在當心蓋當依所云當心謂  
當中也過中則倚午爲當中未申爲當倚未當倚之始  
申當倚之尾六月斗柄巳指申者據五月時有養日傳  
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此大暑或在六月末也十月初

昏南門見唐一行曰定星方中則南門方伏非見也震  
煊謂營室加午則亢加亥非僅伏也張衡云東井八星  
天之南門也黃帝占云東井一曰天之南門據是則此  
所云南門者其井星與十月初昏東井加卯故曰初昏  
南門見三月初昏井見于西至十月初昏井見于東故  
傳曰及此再見也他如解辰繫于日不言日繫于辰而  
言辰繫于日者小正重在言天體以定時不重在言日  
月五星重言日月五星者後世法也解今時大舍菜謂  
舍猶置也菜讀如縑藉五采之采魯語天子大采朝日  
小采夕月引鄭司農周禮大胥注爲證因定傳文爲周  
公所作解菽糜隕麋角皆重見于經菽糜爲食矩食矩

者人之所以生隕麋角爲陽氣陽氣者人之所由生故  
皆重言之皆前人所未發頤煊喜是書之有成因綜其  
大略以序于簡端

遺詩

登六和塔

七級鎮江干凌空一倚闌月垂滄海闊想結暮雲寒古  
越憑遙指秋潮入壯觀客星高可接將去問嚴灘

七里瀧

碧流淼淼漾晴沙兩岸青山夾去槎仙境不知誰領略  
炊煙白處有人家

一枕清風過睦州釣臺高處緬羊裘盡羅山色歸臺下

天子先生作臥游

山樓望雨

銅爐潤凝香曉色遲虛幌春山不可卽宿雨滴深響遠  
樹何濛濛一氣清泚泚依稀雲樹閒輕帆落漁槳春江  
闊如許桃浪日漸長習習白蘋風時共波濤上迴看雙  
危峰嵐光相摩盪滿樓涼氣多便作蓬瀛想徙倚思徘徊  
憑軒豁清爽

擬古

異材固難得蓄寶誰知音蔡生去千載悠悠焦尾琴丹  
葩敷宿莽紫靄橫暮岑終朝資相對幽懷付長吟

遺文

詰經精舍文集載其文十六  
首又策對七條今錄文四首

南宋中興四將論

當宋高宗南渡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業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岳飛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人大敗之不能遏其勢也兀朮攻臨安高宗御樓船如溫州留張俊於明州以拒敵金兵至城下俊率眾與戰大破之殺敵數千人請降勿許料其必再至明日金人果復來攻俊與劉道洪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拔砦去屯餘姚此則俊首摧金人之鋒也方是時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金兵至鎮江世忠軍已先屯焦山金



兵不得渡則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  
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  
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  
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後得破海舟  
法始得絕江遁去此則世忠之功也俊破之於前世忠  
扼之於後金人始懼中國之有人不敢輕窺江南而中  
興之基業漸自此定矣其後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  
侵俊與瀕江相拒敵不得入一敗劉麟於泗州再敗劉  
猷於李家灣猷僅以身免世忠則自鎮江濟師擒撻孛  
也等二百餘人於江口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之  
鷓口兀朮引軍夜遁劉麟劉猷棄輜重走世忠扼守長

淮北兵終不得渡於是金人請寢兵也迨後金人敗盟  
俊一渡江策應劉錡再復衛真鹿邑等地三復亳州所  
遣王德敗金將韓常於含山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  
張守忠敗金人於全椒王德又與楊存中劉錡敗金人  
於柘皋世忠則始圍淮陽金人救之迎擊之於泖口所  
遣解元擊之於潭城劉寶擊之於千秋湖世忠救濠州  
與金人戰於淮岸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  
侵也中興北禦之功以張韓爲最岳飛則專以恢復中  
原爲己任當其復建康平襄陽六郡除腹心之疾急基  
本之圖措畫甚大其神算豫定矣焚蔡州糧離間僞齊  
於金及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窺中原

大軍在潁昌輕騎駐鄆城而兀朮大懼用麻札刀破拐子馬而兀朮大慟殺其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孛堇而兀朮遁去飛於是進軍朱仙鎮距汴京纔四十五里耳與兀朮對壘又大破之中原嚮應百姓競載牛酒以餽義軍飛與諸將約至黃龍而飲酒矣乃以相臣謀國不臧舉十年之力忽隳之於一旦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功雖不成而金人實已喪膽故和議亦能少持旦夕猶飛之餘威也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及讀宋史張俊韓世忠岳飛傳備載其功獨劉光世傳則著其選懦畏避一無可取不知當時何以與張韓岳並稱也是故論其才略岳爲大張韓爲次論其建功張韓爲難岳

爲易而劉皆爲下論其始志張韓岳之心皆可懸諸日月劉稍異趣論其末節則獨張之居心不可問也

文昌星象祀典考

文昌六星在紫微垣直北斗前太史公天官書所謂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是也起近內階爲第一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漢書天文志謂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則文昌宮星無名司中者故鄭司農注周禮大宗伯司命屬文昌司中不屬文昌是與漢書合鄭君謂司命司中俱屬文昌是與太史公合太史世掌天官所記得實故定從之賈疏不達此指但舉武陵太守星記爲說而二鄭

之意始晦矣文昌之義則孝經援神契所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也文昌之職則春秋元命包所云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也文昌之占則晉書天文志所云明潤大小齊天瑞臻也是皆有關於文明之治運故歷代祀典隆焉在虞書禋于六宗鄭君謂司中司命與焉周禮大宗伯以槩燎祀司中司命天府祀天之司祿皆文昌星也若夫祀文昌有其地鄭君注小宗伯謂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唐開元禮謂祀司中司命司祿于國城西北宋史禮志謂熙寧舊儀兆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亥地是與隋唐禮合元豐詳定局稽舊儀兆司中司命

司祿于南郊是與周禮合按司中司命司祿皆文昌星有文明之象則于南方離明之地宜其與周禮合者是也從來祀文昌以壇不以宮廟以立冬後亥日有牲有樂有祝辭祀止三星不全祀也自漢建武定制南郊從祀列内外星官千五百十四神則文昌六星全在焉自是以後文昌常從祀于郊壇晉咸和八年制天郊凡六十二神從祀既有文昌又有司命其司命意非文昌之司命也後魏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不全列文昌蕭梁南郊天星從祀有文昌不重出司命等名元史祭祀志從祀園壇凡三等第二等內官位五十有四以十二辰分列之文昌同北斗內階諸星位于午是又文昌祀典

之可考者也文昌與三台相近三台亦六星亦名司中司命司祿然司中司命司祿之名同而文昌之名不得同也故周禮大宗伯注司中司命屬三台則不復屬文昌屬文昌則不復屬三台安得謂三台卽文昌也虛危之北亦有司中司命鬼官之長更無文昌名也七祀亦有司命此爲小神漢之荆巫所奉于春祀之于文昌尤遠矣司民亦嘗從司祿之祀然軒轅角非文昌也後世祀梓潼神以爲文昌其實與斗魁戴匡六星毫不相涉也

漢經師家法考

漢治經義各有名家師法馬班述儒林釐然可攷及東

京之盛一師教授恆數百人或千餘人乃至曹曾受歐陽書門徒三千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張興弟子著錄萬人蔡元萬六千人史例簡嚴不能備載也今可攷者集古錄金石錄隸釋隸續所載漢碑閒或一見如治梁邱易有重安侯相杜暉慈明治京氏易有費縣令東平陽田君治歐陽書有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郟令景君綏氏校尉熊喬漢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成陽閭葵龔叔謙治小夏侯書有成陽閭葵廉仲絜治魯詩有司隸校尉山陽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含和治韓詩有山陽太守濟陰祝睦郎中乘氏馬江元海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叔河從事武



梁綏宗治嚴氏春秋有處士閻葵班宣高暨子讓公謙  
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叔達祝長嚴訢  
少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龢皆漢史所未載謝承後漢  
書司馬彪續漢書及東觀漢紀爲范書所本有三書有  
而范書無者董春師事王君仲受古文尙書劉宏師事  
劉述治歐陽尙書王阜受韓詩孔喬學左氏之類是也  
有三書詳而范書略者徐穉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  
書劉寬學歐陽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之類是也范  
書儒林傳之外爲經師家法所關者方術傳載廖扶文  
起習韓詩歐陽尙書教授常數百人唐檀子產習京氏  
易韓詩顏氏春秋教授常百餘人獨行傳載陳重與同

郡雷義俱學魯詩顏氏春秋侯霸傳言霸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第五元張恭祖爲鄭康成師見鄭康成傳摯恂爲馬融師見馬融傳皆師資所承不列于儒林傳而互見於諸傳者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孝經論語皆古文自述家法確乎不雜而儒林傳但總目之曰五經無雙熹平石經書用今文卅四篇春秋用公羊而及顏氏詩用魯而及齊韓禮用儀禮論語及盍毛包周蓋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邱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

顏二家故石經文字依用者如此至儒林傳但總稱之曰正定五經而五經師之家法未之或詳也故先儒議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備其在此也歟

論語過位解

鄉黨入公門節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集解引包注云過君之空位復其位踧踖如也引孔注云來時所過位包氏孔氏之說不同而邢疏則合而一之云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復其位踧踖如也者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又踧踖恭敬也此解二位字皆謂路門外治朝君曰視朝立之位也或有據爾雅釋宮文難之曰

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立郭注云人君視朝所立處立位異名位不得訓爲立不得名之位此過位當爲孔子過羣臣之側位復其位爲反己所立之側位皆謂中庭左右之位也且鄉黨三言其立指孔子之身而言曰其在宗廟朝廷曰其言似不足者曰復其位其義並同也爲邢氏之言者曰此解知有爾雅不知有周禮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鄭注云服王舉動所著衣位立處也王立處謂之位則知位之名不僅屬中庭左右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君之立處名立臣之立處名位散文相通故君立處亦通曰位論語散文知爲臣之側位者以下復其位而

孔注以爲卽所過位也君之空位非典要矣爲邢氏之言者曰司士職太僕前鄭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太僕職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鄭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旣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賈疏云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此皆謂人君立處爲位君退入路寢則立之位空而太僕猶必前正其位者卽空位不敢忽之義故孔子過君之空位必敬以此也難邢氏之言者曰此言誤矣鄭注前正王之位明曰道王蓋在王前引導王就所立之位也人亦如之疏明云卻位立也蓋王將退太僕復至王前導王卻位而入非王退之後正王之空位此不足爲包氏之證也爲

邢氏之言者曰謂君位爲其位者周禮亦有之小司寇之職云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此爲外朝之政王南鄉者卽王所立之位也總目之曰其位則君位不嫌稱曰其位也難邢氏之言者曰其之爲詞有所指而無定之詞也下言王言三公言州長百姓言羣臣羣吏則上言其位卽指王及羣吏而言踐其位鄭注云其先祖也以上言繼志述事故指其指先祖推之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其指君子不在其位則其指位之所屬鄉黨稱復其位復是孔子復則其位必指孔子之位若其指君則孔子復君之位是何言語若謂孔子復其所過之位則其仍指孔子而經文僅

一位字何得增成爲所過之位乎包自以過位指君孔  
自以過位與復其位指臣二說本不相通合之爾雅中  
庭左右之訓孔義爲長何晏竝列包孔二注所以存異  
說邢氏不能明兩家之旨扭而和之強復其位爲復其  
所過之君位失孔義亦失包義也